

钟源等著

死吻的 十种结局

群众出版社



死吻的10种结局

钟 源 等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74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672-3/I·207 定价：4.00元

印数：0001—14000册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同案侦破系列小说集。

暮秋时节，凄清的野鸭湖畔，一对恋人死吻于雪铁龙车内，清洁女工乔月仙发现后慌慌张张跑去报案……

通过对本案同一现场的细致勘查，以同一案件作为透视当代社会生活的小窗，这10篇小说却以其各不相同的敏锐发现和缜密清晰的逻辑推理找到了各自不同的答案，从而形成了“死吻”之后的10种结局。

无论报案人乔月仙的不幸经历是否与本案有关；也无论那对恋人是死于他杀、殉情，还是意外的灾难；细心的读者可能不难看到，这部小说集不仅构思奇巧，结构独特，手法各异；而且所叙述的故事也摇曳多姿，精采纷呈。

开 篇

那是个阴郁的周末，秋风无情，摇落了白杨树白桦树的满身枯叶，林间小路被铺得金黄，蜿蜒的湖岸被铺得金黄。乔月仙从清晨6时开始清扫地面，沿着湖岸一下一下地扫，七点一刻，扫到望湖亭前。这时，禅密功、鹤翔庄、舞剑弄棒的老人们陆陆续续退出自己的世界。按照正常规律，再过两个小时，9点前后，这里便为青年男女所占领。长椅上、石凳上、湖岸的水泥台阶上，一双双一对对，依偎着，搂抱着，亲吻着，有的干脆蒙上一件大衣，营造一个小天地，尽其所能，得其所哉。至于丛林深处、山石背后，行人视线被遮挡，真刀真枪地招呼也是有的。如果在20年前，工人民兵纠察队就将把这些男女当作流氓抓起来进行审讯，追家庭出身，追政治背景。如今不然了，男女作爱已成为电影里电视里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现实生活中又有什么能妨碍青年男女偷尝禁果呢？乔月仙不是那种讨人嫌的老婆子。她自管扫自己的地，在自己的工作区中，如果遇到作爱男女，她会在老远就咳嗽一声，递个动静，让青年男女提前作个准备，有

充裕的时间退出临战状态，然后自己再一条帚一条帚地扫过去，低眉顺目，决不横看一眼，认真负责地扫走行人留下的果皮糖纸、枯枝败叶，奉献出一块净洁的伊甸园，不作停留，一条帚一条帚地继续向前扫去。游人们男女们照例谁也不会认真瞅她一眼，因为她的一身不分男女的灰布工作服、因为她的一顶失去庐山真面目的白布清洁帽、因为她没有春夏秋冬千篇一律的表情，使她完全失去了应有的个性特征，在人们的印象中，她同掉了漆的长椅、肮脏的狮头垃圾桶没有什么两样。她本人也决不计较别人是否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是否对自己留有印象，她倒巴不得人们干干净净地把自己忘掉。她就在此地这样默默无闻地扫了二十多个春秋。

正是在那个阴郁的周末的上午，当她扫向望湖亭前的长椅时，她发现一辆灰色的雪铁龙小轿车停在那里，挡住了自己投向长椅的视线。她断定长椅上有人，于是照例咳嗽一声，远远递个动静，然后放慢速度一条帚一条帚地扫过去。扫了半天的枯枝败叶、果皮糖纸。她连瞥都没瞥一下，凭感觉，她认定长椅上是一对青年男女。她毫不感兴趣，自管向前扫去。离开七八米的光景，听到后面长椅上传来一段话，听罢略一思忖，心里激灵一下子，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那是一个沙哑的男中音：“人生的道路是由相同的无数个链环所组成，这些相同的链环就是两个字：遗憾。你走过一段路，回头一看，‘噢，我又错了。’这时候明白了，然而悔之晚矣。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悔恨下去，一直悔恨到人生的终结。”

乔月仙不晓得这个沙哑的哲理是否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她只觉得这话触动了麻木的神经，刺痛了自己那颗寂寞的心。自己何曾对人生历程作过如此痛切的反思啊？20年

前，她由学员班当使女丫环，逐渐向舞台中间靠，苦磨苦练，凭真本事号上了主角青衣。最辉煌的记忆是给艺术大师杨十三配过两场贴旦，并且在拍摄电影艺术片时替大师试镜头、走身段。作为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艺术业事达到这般程度，任谁也会幸福得如醉如痴。当时报刊的赞誉不必说，就是书记市长们每到剧团来，先不问团长书记，要把小乔招呼到身边坐下。乔月仙确实被宠坏了，她心血来潮，她飘飘然，她忘乎所以，她同比她大十多岁的那个“他”偷情了。那时候不讲计划生育，不懂得保险技术，结如同历朝历代的痴情女的命运一样，她的躯体内出现了第二个生命。为了保住“他”的地位、“他”的前程以及“他”的妻室家庭，乔月仙代人受过，自我牺牲，把一切责任统统揽到自己身上，不管是亲戚朋友，也不管是书记团长，她决不回答“他是谁”的问题。小生命出世了，她没能看一眼这块心头肉，小生命就被不知姓名的人家抱走了。接着是文化革命，她的脖子上被挂上一嘟噜一串的各色破鞋，敲着小锣到处游行，跪凳子，挨鞭子，打得口鼻流血，她也没供出“他”是谁。再后来就是发配到这郊外的野鸭湖边来扫地，从满头青丝扫到两鬓斑白。

蓦然回首，乔月仙凄然了。她也理不清自己是否在后悔，是否在遗憾，是否以悔恨作为一生的终结。多少年来她很少象今天这样惶恐，这样怅然若失。当时她只顾品味人生，却忘了瞥一眼长椅上的男女。

这天中午她没吃好饭，下午再来扫时，发现雪铁龙还停在那里，她没仔细看，照例远远地咳嗽一声，递了动静，然后一条帚一条帚地往前扫，扫过雪铁龙，见那长椅上的男女

不见了。是不是在轿车里？隔着玻璃一看，男的在左侧司机位上，女的并坐在右侧。由于他们仰坐着，头部溜到靠背下方，远处看去，好象车中无人，在向车里张望的一刹那，乔月仙猛然觉得司机座上那个男的侧脸极象20多年前的那个“他”。20多年前，乔月仙也曾同“他”并排坐在轿车里，那辆车也是这个样式这个颜色，不同的是“他”的那辆车，司机座位于右侧。那时候她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甜蜜最为幸福的时光。现在她不敢往下想，想下去肯定要心口疼。但是眼前这个青年人为什么与“他”那样肖似？一个怪诞的念头跳出来：“这个男青年会不会是我的儿子？如果儿子活着，也应该是这个年纪……天哪！”

乔月仙情不自禁地扒着车窗向里张望。由于窗玻璃贴敷了茶色太阳膜，看不很分明，又由于恰巧这时男的和女的两颗头同时向中间靠拢，很快贴到一起，那男的留给乔月仙的只是一个后脑勺。乔月仙耐心地等待，等待两颗亲昵的头终有一刻能够分开。然而出乎意料，两颗头不停地亲吻着，象湖边厕所墙壁上的厕所文学所描述的：如糖似蜜，如胶似漆，如鸡啄米，如水和泥。

“哦，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乔月仙叹息道。她足足等了十几分钟，还瞧不出那两颗头有分开的意向。看看日薄西山，等下去恐怕要扫不完自己的责任区。自己先扫着，扫完了再返回来看个究竟。不料又是事出意外，扫完责任区时，10年没有跟她说过一句的党支部书记破天荒地骑车来叫她，让她立即到党支部办公室谈话，她当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什么重要事宜，结果支书同志让她立即把一个手提包送到市委干部家属宿舍。这时天已大黑，去望湖亭前看雪铁

龙已无可能。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场霰雪，湖边小路更加凄苦荒凉。野鸭子在湖中蜷缩着，眨着两眼，不怀好意地期待着什么。不安分的乌鸦在枯树上飞来飞去，粗门大嗓呀呀地乱叫，它们惯于兴风作浪，惯于幸灾乐祸。乔月仙往前扫，她本来一点儿也没指望能够再看到那辆雪铁龙，然而她居然看到了。这反倒使她大吃一惊。她拖着条帚溜小跑，透过布满霰雪的窗玻璃，她看到车内的两个男女依旧是昨天的那个姿式，依旧紧紧地拥抱，依旧紧紧地亲吻，依旧表现出天崩地裂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的态势。

“我的天，这是一股什么劲头啊！”她庆幸自己能够再一次看看男青年，辨认一下他是否真的象“他”。她轻轻拭净窗玻璃上的霰雪，认认真真地往里看。天哪，他们怎么纹丝不动啊？敲敲玻璃，没有反应。大声呼叫，没有反应。坏了，怕是出了什么事吧？乔月仙伸手去拉车门，拉不动，车门锁着。她慌了，她急了，尖叫一声，扔掉条帚，跌跌撞撞向离湖边最近的一个派出所跑去……

目 录

开 篇…………… (1)

第一种结局

东边日出西边雨

…………… 钟 源 (1)

第二种结局

道德的十字架………… 赵大年 (25)

第三种结局

上帝的继承人………… 李 建 (52)

第四种结局

追捕灵魂…………… 顾 工 (76)

第五种结局

斑斓的边境线………… 刘秉荣 (97)

第六种结局

谋杀仍在继续………… 毛志成 (123)

第七种结局

风雨同命鸟…………… 陈国旺 (151)

第八种结局

撩起面纱…………… 刘进喜 (177)

第九种结局

孽海迷踪…………… 修莱荣 (203)

最后的结局

这里充满阴谋………… 艾 群 (228)

第一种结局

东边日出西边雨

· 钟 源 ·

钟源，1941年生于河北，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1964年开始创作。北京地区高产作家，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有小说《内应力》、《夕峰古刹》、《寒宫残月》等数十篇。电影《翡翠麻将》、《欲望的火焰》、《无罪的杀手》、《一代枪王》、《麦氏梯队》等。

10月28日 8时24分，野鸭湖畔

星期天，本该开始喧闹的野鸭湖畔，却被警方划出了一块充满恐惧气氛的禁区。

早来的游人，没有了假日的雅兴，忘掉了手中的鱼具和行囊中的野饮，闻讯从四处围拢过来，或因在树后，或隐在暗处，欠脚翘首，直勾勾地盯着禁区中那辆深灰色的雪铁龙车。

怎么茬儿？轿车里那对在哪呢？听说还嘴对嘴地啃着呢，就玩儿完了！他娘的……死就死吧，还挺会找地方！这不是成心添疙瘩嘛……人们低声议论着，渐渐在脸上漾出一种幸灾乐祸的神色——屁股底下按着四个轱辘儿，怎么噤不

是喂——该！！

神探长陈庭，耳朵听着助手勘查现场做出的判断，两眼却留神着远处坐在长椅上的园林清扫工乔月仙。她佝偻着上身，象是忍受着难挨的剧痛，散在颊边的苍白，似乎在有意掩住内心的不安，她明明是报案者，为什么倒象驮着重负？陈庭曾很客气地对她说：您忙您的去吧！谢谢您及时向我们报告此事……可她为何还不忍离去？

正在勘查着轿车的女侦察员严萍，低声把勘查结果告诉现场记录员：“油表的指针指向零……车内密封优良……发动机呈启动状态……车内空调开关位置ON……空调使用内循环……”

法医进行现场检验，已初有断定，走到陈庭面前，“死者双方周身无伤，无任何强制与挣扎迹象。但从女方的面部表情看，死前有预感，双手紧紧抓住男方衣襟，意在坚持。而男方表情从容，但把女方抱得很紧，象是怕女方难以坚持，中间改变主意。”

陈庭：“什么主意？”

法医：“自杀。双方均有遗便现象。从大便失禁来看，他们是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这时，男侦察员石满驾着摩托车疾驰而来。他戛然刹车，熄了火儿，奔向陈庭队长，并在陈庭耳边小声汇报起来。

陈庭急了：“打什么喳喳？！大声说！”

“是！”石满提高了嗓门儿，“经查对车牌，此车为华夏大学三天前被窃车辆，死者身份也随之查明。女学生叫杨帆，是华夏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四年级学生。男学生叫耿连锁。”

陈庭一抬手，止住了石满的报告。陈庭看见，坐在长椅上的园林清扫工乔月仙，听到石满说出耿连锁的名字，周身顿时显得松弛下来。她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轻轻地理了理散在颊边的乱发，若无其事地向那辆灰色轿车瞟了一眼，拿着长把儿条帚，缓缓地走开了。

正是乔月仙这陡然轻松，使神探陈庭那双凝滞的眼睛忽地一亮。

10月28日20时06分：华夏大学

华夏大学这座古城堡似的图书馆，虽始建于1912年，但那用轮船从美国运来的红砖，仍无半点斑驳。它沉浸在宁静的夜色中，透过黄铜门窗上的磨花玻璃，把一束束耀眼的光亮投向四周的松柏枝叶上。

陈庭在一位小巧玲珑的女大学生陪同下，快步走进图书馆，直奔第三阅览室。

第三阅览室内，吊得很低的日光灯在阅览桌案上方排成长长的四列。从灯罩下泄出的灯光，把走动的人影倾斜地投到墙壁上，给人一种光怪陆离之感。尽管不时有人在通道上走来走去，却没有声响；那围在硬木桌案四周、伏在各种书籍上的头，决不会去理会身边走过的人中间，还会有便衣警察。

看来，陈庭是经过一番修饰的。但不管他如何想把自己变得斯文些，他那双眼睛里扫来扫去的刀子般的目光，以及那张冷得铸铁一样的脸，还是使他身边陪同前来的那位小巧玲珑的女大学生，手心里攥了两把凉汗。她是电力系85班的学生，女性死者杨帆最要好的同班同学。

“就是那两个位子。”女大学生走到第七排的桌案前，躲向陈庭身后，用手指了指紧靠走道的两个座位。

正坐在那两个位子上看书的女学生，发现了陈庭脸上的冷峻，以及陈庭身旁那双恐怖的眼睛。两个女学生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怎么了？！”她俩叫了起来。

一张张惊异的脸抬了起来。

陈庭微微一笑，问：“是这两把椅子的榫子活了么？”

“没有哇？”站起的女学生回答。

陈庭歉然点头，转身便走。

“神经病！”身后一句轻声责怪，激起了一片嗤嗤的笑声。跟着又激起一阵嘘止声。

不知为什么，这学府书斋的静宁，使陈庭想起了野鸭湖那平静的水面，哪怕是再轻微的扰动，都能荡起粼粼涟漪……太敏感了。

校园里很凉，又很昏暗。陈庭身边那小巧玲珑的躯体，总是想退去似地，显得战战兢兢而又极不情愿。他们边走边谈。

陈庭：“你能断定耿连锁和杨帆在那两个位子上相见的时候，没有重逢的意思吗？”

“当然！我和杨帆之间无话不谈。”

“是啊，一个是湖北石堰市人，一个是辽宁苏家屯人。可他们为什么能很快便形影不离了呢？”

“一见钟情呗！所谓一见钟情，就是瞬间的相互补充。真正的爱情，总是以互补为基础的。”那弱小的回答，变得激昂起来。

陈庭也象找到了有效的话题：“那什么因素又最容易使

爱情破裂呢？”

“当然是相互之间企图改造对方的心理呗！改造会使一方变成另一方。那就毫无新奇感和补充作用了。其结果，准吹！”

陈庭乘机而入，“据你了解，耿连锁和杨帆之间，有这种改造的企图吗？”

“没——有。男子的改造意识源于夫权思想；女的则大多出于占有心理。而耿连锁和杨帆，都从不向对方提任何要求。”

“你怎么知道的？”

与陈庭并行的身影，倏地慢了一步，“你是怀疑我们之间的友谊吗？”

陈庭一怔，“不，你可能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找到的唯一知道得多一点儿的人。请你避开理性，帮我们想一想，热恋与同归于尽，怎么会发生在他俩身上？”

“借此为佐证么？”

“不，仅供参考。”

她站着不走了，沉默良久，猛地抬头看着昏暗中的陈庭，下狠心般地说：

“为什么一定是同归于尽？”

陈庭一惊：“请说下去。”

“我在一次三人聚谈之中，发现耿连锁有一种绝望的情绪。”

“什么时候？”

“10月24日晚上，他请我和杨帆在梅林餐厅吃饭。”

“耿连锁说什么没有？”

“没有。但那含泪的目光太吓人了！”

“杨帆呢？”

“脸色苍白，一个劲儿地在我面前打遮掩。”

“那你凭什么怀疑他俩是同归于尽？”

“杨帆星期六离开宿舍时，对我说，如果命运真会捉弄人，她决不反抗，一切听从安排。”

陈庭伸出了答谢的手。

“不再来找我好吗？”她的手很凉。

“一定！”

陈庭在自己的尼桑车边，目送她走进夜色中。但那消逝的身影，却在陈庭的思维中凝成了一个结点。

陈庭钻进车子，对等候在车内的石满说：“你马上买车票去辽宁的苏家屯。并通知严萍，去湖北石堰。”

10月28日22时，乔月仙家

乔月仙破天荒第一次给自己做了一顿这么丰盛的夜宵。雪白的豆芽儿，掐去两头儿，捎上点儿碧绿的韭菜；油黑油黑的木耳，精瘦的肉皮儿，焦黄焦黄的蛋穗；下锅前活蹦乱跳的鲤鱼，如今埋在了嫩得泛着香气的茼蒿末儿里……她对着满桌的饭菜，颤抖着被秋风吹得粗糙的手，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通州老窖。

她记得，“他”最爱喝这种高度白酒。即使是参加他主持的宴会，他也要让饭店经理专门给他准备一瓶这种酒，既体现着他身居要位而习惯不改，又显示着自己的英雄海量，当初，她每当看着他的下属连连告饶地看着他手里拿着的这种酒瓶儿，心里总深深地荡起一股甜甜的醉意。那种隐秘的醉意，才是更浓更烈的。

当她独自承担着一切摧残，而使他得到解脱时，她就是用这种酒，喝坏了自己那颇具杨派韵味儿的嗓子。

此时，她还要喝个醉。她不恨他，还要感激他，因为她的儿子还活着。她听清了，耿连锁。她想了整整一天，那不知去向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这个姓氏连在一起。她知道，抚养她儿子的人，不会离她太远。因为她知道他不会让不可靠的人抱走她和他的儿子。她永远不会忘记，事后他极秘密地打给她的那个电话。只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放心，我们的儿子会长大成人的！”

儿子！耿连锁？不，他不会把儿子留在身边！正因为这想而不见，才使她忍受了种种凌辱，忍受了难言的孤独，如同野鸭湖边的苍柳，就是被涮出了条条老根，还东倒西歪地活着。每当她拄着扫把歇息，看着年轻人倚在歪柳身边，拍下以奇为美的小照，她都会无声地一笑，象是觉到了拥抱儿子的喜悦和欣慰。

突然，她手持酒杯，兴头顿起，咳了咳干涩的喉咙，在自己这间9平米的小屋空地上，唱起了失眠中编好的戏文：

处处欢声声笑如刺心尖，
滴滴血点点泪润我红颜。
人非兽兽及人一叹了却，
你传我我传你曲理异端。
步上苍奔黄泉何憾之有，
扫秋叶化春火过眼云烟。

.....

尽管乔月仙已半老徐娘，嗓子也变成了秋虫的老翅，可那唱腔的板眼却是深见其功的。这位二十多年前梨园中有

名的艺术大师杨十三的关门弟子，不但能同师父同台演出，就连杨十三本人拍摄电影艺术片时，为了掩饰自己那衰老的身态，也不得不主动让弟子乔月仙当替身、走身段。那时的乔月仙，何止如花似玉？在成千上万的杨派戏迷的心目中，她乔月仙简直成了最受崇拜的人物。

也许，正是这些戏迷的崇拜，使她对他产生了震撼。在这个城市中，他是唯一能与城市齐名的人物。报刊上，只要报道城市领导层的言行，他总是排行第一的。无论本市召开什么会议，只要他一走上讲台，全场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唯独在她参加演出的戏院里不是这样。只要她出演，他总是尽可能地到场。仿佛，她的演唱配上他这么个观众，才真能体现这场演出的级别与份量。但每逢这种场合，市民们却把他给忘了。他到戏院，象到其他公开场合一样，喜欢迟到。迟到能使他不与他人混杂；不混杂于他人才会突出。然而，在戏院中他的突出，非但没引起注目，反而使他感到了孤立和冷漠。很显然，观众对名角儿的崇拜，使他感到了权威与领袖的失落。那雷鸣般的掌声，此时此地成了她的专利。

妒意在人们中并不都化为倾轧。英雄与美女分庭抗礼，相斥中隐藏着引力。他决不甘心戏院对他的埋没。他开始在演出结束时上台祝贺演出成功，接见演员，跟他们握手，同他们合影。这时，他成了主角儿。而她则显得那么兴奋，那么幸福，甚至站到他的胸前，紧贴着他那宽大的肩膀……他把合影放在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下，每天都能使自己感到胜利的满足……他每到剧团，先不找团长，也不找书记，总要深入第一线，把小乔叫到身边，表示最亲切、最平易近人的